

屠格涅夫著

趙蔚青譯

靜靜的迴流

文化生活叢刊

XXXIV

靜靜的迴流

趙蔚青譯

文 化 生 活 叢 刊

第 三 十 四 種

21182
版初滴月七年四卅國民華中
版一應月二年五卅國民華中

刊叢活生化文

種四十三第

編主金巴

人 行 發

林 文 吳

所 行 發

社版出活生化文

號八弄一路廬巨海上

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

號六〇一街西陝都成

所 刷 印

所刷印活生化文

有 所 權 版

印 翻 許 不

流 洄 的 靜 靜

著夫涅格屠

譯青蔚趙

元 二 價 定

第一章

在T省X薩索伏村，領主寓邸的一間新近粉刷的、頗爲寬大的房間裏，有一位穿着外套的青年，在一張古舊的、歪扭的小桌子旁邊的一把窄木椅上坐着，查看他的賬簿。他的面前燃點着兩支蠟燭，插在旅行插用的銀燭臺上；在一個角落的凳子上，擺一隻敞口的食物籃，另一個角落裏，一個僕人在安放着一張鐵牀。間壁後面，一把銅茶壺嘩嘩地響着；一條狗在剛纔收進來的乾草上打着滾。有一個農人，留着大鬍子，長一副明達的面孔，身穿一件新禮服，腰間繫一條紅腰帶子，顯然是位村長，站在門口專心地望着桌旁的那位青年。靠着一面牆，有一座小型的、很舊的鋼琴，鵝立在一片同樣古老的、有鑰孔而不用鎖的衣櫥旁；兩窗之間，可以看到一面晦暗的鏡子；間壁上懸掛一幀古舊的畫像，畫幅上油彩脫落，顯現出一位着法新蓋爾裙（一）的夫人，頭髮上敷着髮粉，纖細的頸上，圍了

（一）法新蓋爾（Frithingale）是六及十七世紀時用以擴大婦女裙之鯨骨製的箍

骨。——譯者。

一條黑飾帶。從這天花板顯見的參差不齊，和從這滿處是裂縫的地板傾斜不平看來，可見我們介紹給讀者的這所小宅舍，已經存在有悠久的年代了；裏面長遠沒有住過人，它祇是供地主蒞臨時使用的。坐在桌旁的這位青年，就是薩索伏村的主人。他不過是昨天晚上才從八十哩以外的一個較大的田莊來到的，視察過產業，聽聽農夫們的請求，及查考一番各樣事務的報告以後，次日便打算離去。

「看够啦，」他抬起頭來說，「我乏了，現在你可以走了，」他對村長接着說。「明天可早點來，還告訴農夫們一早就通通到這兒來，你聽到了嗎？」

「是的，先生。」

「還叫鄉村書記把他上個月的報告給我帶來。不過你把牆倒刷得很好，」這位紳士又說道，環顧了一下四周。「總算弄得看着乾淨一點。」

村長沒有言語，也張望了一下牆壁。

「好，我走了。」

村長鞠了一躬就走出去了。

這位紳士打了個呵欠。

「嘿！」他喊道，「倒茶來——到睡覺的時候囉！」

僕人走進別的屋子裏去，不多時就用盤子端着一杯茶，一串店裏做的麵包捲和一小壺乳酪轉來了。這位青年開始飲茶，但是沒有等呷上兩口茶，就聽見客人進到鄰屋的聲音，並且有一個尖囁的聲音問道：

「弗拉第米爾。謝爾蓋奇。阿斯達霍夫在家嗎？我們可以見見他嗎？」

弗拉第米爾。謝爾蓋奇（這就是那位穿外套的青年的名字）惶惑地注視着僕人，急忙地囁囁着說：「去看看是誰。」

僕人出去了，小心翼翼地關着身後的門，門並沒有關好。

「告訴弗拉第米爾。謝爾蓋奇說，」那同樣的尖聲說着，「若是不打擾他的話，他的鄰居伊巴稀夫想要見一見他，還有另外一位同我一道來的鄰居伊凡。伊里奇。維德利亞珂夫；他也想給他請安。」

弗拉第米爾。謝爾蓋奇不由自主地做了一個煩厭的手勢。然而，僕人進屋裏來的時候，他却對他說：

「請他們進來。」

於是他站了起來，期待着客人們到來。

門開了，客人們就進來了。其中的一個是一位身體魁梧，鬚髮斑白的老紳士，圓圓的小腦袋，有一雙淡色的眼珠，打頭走來；另外的一個是一位高個兒，瘦削，有三十五歲的人，有一副驚黑的長臉，頭髮蓬亂，幌幌蕩蕩地跟隨着走。那位老紳士穿一件整潔的灰色家常禮服，釘着大的珍珠鈕子，在他的頸子上，鬆散地糾纏着一隻粉紅色的蝶結，叫他那白襯衫的領口掩了一半，他的腿上裝飾着護膝，他的蘇格蘭呢的褲子有一種令人滿意的格紋，而且他簡直給人一個欣然可親的印象。反過來，他的同伴則不大能讓旁邊人引起好感；他穿一件緊扣着鈕子的黑色舊燕尾服；他的冬季褲子的顏色是和大衣的一模一樣；在他的頸子和手腕上，都看不到有領袖的形跡。那位老人首先走上弗拉第米爾。謝爾蓋奇跟前，有禮貌地鞠了躬後，就以同樣的高聲調說話了：

「我先來個自我介紹吧：你的近鄰，真的，還是你的親戚呢，我叫米海爾·尼古拉伊

奇·伊巴托夫。我很久就想著樂意你認識認識。我希望我打擾不着你。』

弗拉第米爾·謝爾蓋奇回答說，他很高興而且也心願……還說他們的拜訪，一點也不打擾他……以及他們好不好坐下來，喝杯茶呢？

『再有這位先生，』那位老人帶著親熱的微笑，一面聽著弗拉第米爾·謝爾蓋奇未說完的話，一面指著穿燕尾服的那位先生繼續說，『也是你的一個鄰居，是我的一個好朋友，伊凡·伊里奇，他非常渴望和你相識一下。』

那位穿燕尾服的先生——從他的相貌看，沒有人會想過，他配得上有什麼極大的渴望——面部的情，是那麼心不在焉，而又昏迷不醒——穿燕尾服的先生，莫精打采而不自然地鞠了一躬。弗拉第米爾·謝爾蓋奇給他還了一躬，然後又請客人們坐下。

他們落坐了。

『我很高興，』那位老人得意地揮了一下手開始說，而他的同伴，微張著嘴，耽視著天花板，『高興的是到底有親自見到你的榮幸。雖然你長年住在和這些地方很隔閡的縣城裏——可是我們還這麼說，把你看做我們的鄰居的。』

「太奉承我了，」弗拉第米爾。謝爾蓋奇答。

「不管奉承不奉承，這是實話。你得原諒我，弗拉第米爾。謝爾蓋奇，我們是X縣裏當地的一些直性人，我們的態度坦白；我們想什麼就說什麼，不會花言巧語。就是在命名節（一），我們都不穿上大禮服去互相拜訪。真的！這已成爲我們一貫的風氣了。在鄰縣中，他們因此管我們叫「家常禮服」，拿這個罵我們出身低微，可是，我們對這毫不在乎！我敢說，住在鄉下，還像那樣拘泥什麼禮節！」

「的確是，有什麼比鄉下樸素的風俗再好的呢，」弗拉第米爾。謝爾蓋奇說。

「不過，」那位老紳士繼續說，「我們的縣裏，也有些非常有學識的人，雖然他們不穿大禮服，卻是受過歐洲教育的人。譬如，我們有一個歷史家，斯蒂凡。斯梯巴尼奇。葉弗雪珂夫：他從上古時代研究着俄國歷史，他的名聲彼得堡城裏都曉得，是一位很有學問的人。在我們城裏，有一個古時的瑞典炮彈，你曉得……：這個炮彈擺在那兒廣場的中央……：你曉得這是他發現的。是的，真的呀！現在安東、加里奇、岑太勒……：他研究過

（一）命名節：與本人同名之聖徒的紀念日。

博物學；不過回然他們說德國人都在這方面很成功。在十年前，此地打死了一條善逃遁的土狼的時候，發現土狼其實是因為尾部有特殊構造的卻是安東·加里奇。其次，有個加布爾丁，也是我們的一個地主；他多半都是寫一些輕鬆的文章，他的文筆很生動；他的文章都登在「嘉拉灰亞」(一)上。鮑德利亞珂夫……不是伊凡·伊里奇，不的，伊凡·伊里奇關心那種事情，而是另外一個鮑德利亞珂夫，塞爾介……他父親的名字是什麼，伊凡·伊里奇，是什麼？」

「謝爾蓋奇，」伊凡·伊里奇提示給他。

「對了，塞爾介、謝爾蓋奇——他所嗜好的就是詩。啊，當然他不是一位普式庚，可是他有時像彼得堡小夥一樣地瀟灑。你曉得他寫阿介·傅密奇的諷刺詩嗎？」

「什麼阿介·傅密奇？」

「啊，我請你原諒，我總是忘記你到底不是住在這裏的人。他是我們的警長。那是一首很有味的諷刺詩。伊凡·伊里奇，你記得那首詩嗎，你記得不？」

(一)嘉拉灰亞(Galahad)……古典神話中之海中女神，此處係一雜誌名。

「阿介·傅密寄，」鮑德利亞珂夫漠不關心地開始念了：

「他在我們貴族之宮裏被尊崇着

不是沒有理由的——因為，總而言之，」

「我得告訴你，」伊巴托夫插嘴說，「他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被民衆選舉出來的，因為他是一位最受人敬重的人。」

「他在我們貴族之宮裏被尊崇着

不是沒有理由的——因為，總而言之，

他吃、渴，以便鞭策我們大家！

因此他真是個一等警長！」

德利亞珂夫重述了一遍。

那老紳士笑了起來。

「他——他——他呀！這首詩是不壞吧？自從——你可相信嗎——比方，當我們給阿介·傅密奇問日安的時候，我們一定加上說，「他真是一等警長！」你想阿介·傅密奇聽到這個不高興嗎？一點也不。不——我們就不是這樣了，問問伊凡·伊里奇吧。」

伊凡·伊里奇祇是旁顧了一下。

「一個人怎麼能爲了一個玩笑而不高興呢！比方拿伊凡·伊里奇來說吧：在我們中間，他的綽號叫「隨和人」，因爲他對什麼事情都可慷慨地答應。那麼，你以爲伊凡·伊里奇不高興嗎？他不！」

伊凡·伊里奇慢慢地眨着眼睛，起先望那老紳士一下，其後又望望弗拉第米爾·謝爾蓋奇。

「隨和人」這個綽號確與伊凡·伊里奇相符合。在他的身上，找不出來一點所謂意志或性格的影蹤。誰無論到哪兒去，都可以領他去；誰祇要對他說一聲，「伊凡·伊里奇，

一塊兒來，』他就會拿起帽子來了；但是，如果別人出來說，『伊凡·伊里奇，別去，』他就放下帽子站住。他的性情恬靜，愛好和平，他一生向來是一個單身漢，他不玩紙牌，但卻喜歡在玩牌人的旁邊坐着，觀察他們的面孔。他缺了友伴不能活下去，憎惡寂寞；當孤獨的時候，他就沉於悵鬱中；然而，他並不常有這種情形。他又有一個怪癖；他清晨很早起來，就常以抑遏的聲音唱一支古老的小調：

「從前有一位爵士」

過着質樸的鄉村生活。」

由於這個怪癖，他也有個蠟嘴鳥的綽號；籠子裏的蠟嘴鳥白晝祇在清晨歌唱一次，是很出名的。伊凡·伊里奇·鮑德利亞珂夫就是如此。

弗拉第米爾·謝爾蓋奇和伊巴托夫兩人間的絮談，延續了很長的時間，但是沒有再轉回到那麼文縷縷的話鋒上去。那老人詢問着弗拉第米爾·謝爾蓋奇，關於他的田莊、林地

及其他產業的情況，關於他田地的經營，已經做的或正打算做的改善；他參與了一些他個人的見解；中間，他建議給他，不讓荒草蔓生在草地上的方法，是把燕麥播種在荒草的周圍，這就會引誘豬來用鼻子把它們掘出來等等。然而，最後那紳士看出弗拉第米爾·謝爾蓋奇的眼睛幾乎要閉上了，而且甚至他的言辭顯出有點遲滯而不連貫。老紳士便站起來了，親近地鞠了躬，聲言他不想再攪擾他了，但他希望能有恭請他去用餐的榮幸，不要比次日再晚了。

『至於到我的村子去，』他附加着，『我不要說那個孩子，我卻敢說，你遇到一隻母雞或者那個農婦，都可以給你指路；你祇要打聽一聲伊巴諾夫卡村。馬可以直接到那兒去的。』

弗拉第米爾·謝爾蓋奇稍有點遲疑地回答着，這是他的個性，然而，他說若是沒有什麼事情阻撓他的話……他就會盡量趕來……。

『啊，不行，我們希望你一定來，』老紳士懇切地截斷他的話，他很親熱地和他握了手，一溜煙就走出了屋子，在將要轉到門口的半路上喊道，『不要客氣！』

那「隨和人」鮑德利，珂夫嘩然地鞠了躬，跟着他的同伴跨過門檻就不見了。

弗拉第米爾·謝爾蓋奇走了兩位不期而來的客人後，馬上脫了衣服，上床就睡着了。

弗拉第米爾·謝爾蓋奇是屬於那一層的人物，他們審慎地竭力從事於三種不同的事業後，自稱他們決心從實用的觀點來着眼人生，且盡量利用閒暇來增進收入。他絕不優氣，有些吝嗇，而很懂得道理，喜歡閱讀，喜歡交際，喜歡音樂，但都平庸……而他的舉止卻極其合體。他才二十七歲。像他這樣的年青人近來漸漸多起來了。他是中等身材，有着好體格，容貌愉快而小巧；表情幾乎不常有變化，他的眼睛，總是有着同樣冷靜，清朗的神情——祇是偶而被憂愁或煩鬱的淡影所柔化着；唇邊總是浮漾着謙遜的微笑。他有着光華的頭髮，秀麗得像絲一般地鬆曲着。據估計弗拉第米爾·謝爾蓋奇的良田上約莫有六百農奴，他有過結婚的念頭，由於情投意合而結婚，但同時也得姿色美好。他特別想要找一個有佳戚的妻子。他認為他需要更廣闊的親戚。事實上，他確夠得上「紳士」這個稱呼——這是近來很流行的一個名詞。

翠鳥，我們的紳士照常很早起來，就開始工作，並且他的事務處理得很好，這是比俄羅斯我們中間一般實際的青年人值得稱道的。他有耐心地傾聽着農夫們七嘴八舌的訴苦和請求，盡可能地使他們心滿意足，他給親戚們之間調解着打架和吵嘴，與左近的一些人們談着話，申斥着別人，查核着鄉村書記的報告，揭穿兩三件村長哪方面欺詐的詭計——實在，他這樣地辦理事情，連他個人都覺得自滿，而且農夫們回家去的時候，都對他稱讚不置。縱然弗立第米爾·謝爾蓋奇昨晚上對伊巴托夫有過話說，他却決定吃午餐，甚至已經吩咐了隨行廚夫給他做他所愛吃的鳥雜碎（一）和稻米湯；但是，或許因為他自從早晨起就感到合心如意的緣故，他靜立在屋子的中央，突然往自己的額部拍了一下，毫不顧忌地叫着，『我該到那快活的善談的老頭那兒去呀！』說了出來就做到了；半小時後，他就已坐在一輛由四匹農夫的駿馬拉着的新馬車裏，沿看平坦的大路，趕赴約有八十哩的伊巴托夫卡去了。

（一）鳥雜碎是用禽類之心、肝、腺囊、頸、腿、翅尖等所做的佳肴。

第二章

米海爾·尼古拉伊奇·伊巴托夫有兩所住宅，在一個大池塘的兩邊面面相對。一條直了銀色的白楊樹的長堤，鑲着這個池塘的邊緣；幾乎與堤堰一平處，可以看到一盤水磨的紅屋頂。這兩所小房子，蓋的完全相像，塗着同樣的淡紫色，它們宛如以清潔的小窗戶的光亮的玻璃鏡，隔着一泓廣闊的池水遙遙相望。每所房子的前面都有環繞的走廊，有一座尖頂的門樓，由四根鞏固的白柱子支撐着，高聳在房舍之上。池塘的四周是一座古老的公園：菩提樹形成了一條貫穿公園的林蔭路，它們稠密地亭亭而立着；淺黃色樹幹的蒼松，黑色的橡樹，宏壯的樺樹隨處高聳着孤寂的枝頭；繁茂的丁香樹和豆球花樹的叢密枝葉，正拂到了牆頭上，幾乎遮上每所房子的正面，從那兒有磚鋪的小徑蜿蜒爬下斜坡。在閃閃的池水上，顏色豔麗的鴨子和白色、灰色的鵝，一羣一夥地游着水；池塘裏從來沒有上過浮萍，因為在它的「源頭」上，有無數的泉眼從一個巉巖峻峭的谷底冒出來。兩所房舍